

金聖嘆全集選刊之一

貫華堂第六才子書

西廂記

江蘇古籍出版社

金聖嘆全集選刊之一

貫華堂第六才子書

西廂記

江蘇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78129



1078129

《金聖嘆全集》選刊之一

貫華堂第六才子書西廂記

曹方人 周錫山 標點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邗江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張8.375 插頁4 字數199,000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1—4,000冊

書號：10354·031 定價：2.10元

責任編輯：黃希堅

貫華堂第六才子書西廂記

目 録

卷之一……………五

序一曰慟哭古人……………五

序二曰留贈後人……………八

卷之二……………一〇

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一〇

卷之三……………二二

會真記 附會真詩……………三

卷之四……………三六

第一之四章……………四〇

驚艷……………四二

借廂……………五〇

酬韻……………六二

鬧齋……………七〇

卷之五……………七七

第二之四章……………七七

寺警……………七七

請宴……………九二

賴婚……………一〇〇

琴心……………一〇九

卷之六……………一二九

第三之四章……………一二九

前候……………一二九

鬧簡……………一二七

賴簡……………一四〇

後候……………一五一

卷之七……………一六二

第四之四章……………一六二

酬簡……………一六二

拷艷……………一七三

哭宴……………一八五

驚夢……………一九五

卷之八……………二〇五

續之四章……………二〇五

泥金報捷……………二〇五

錦字緘愁……………二二三

鄭恒求配……………二二六

衣錦榮歸……………二三三

附

才子西廂醉心篇……………三三三

卷之一

序一曰慟哭古人

或問於聖嘆曰：《西廂記》何爲而批之刻之也？聖嘆悄然動容，起立而對曰：嗟乎！我亦不知其然，然而於我心則誠不能以自己也。今夫浩蕩大劫，自初迄今，我則不知其有幾萬萬年月也。幾萬萬年月皆如水逝雲卷，風馳電掣，無不盡去，而至於今年今月而暫有我。此暫有之我，又未嘗不水逝雲卷，風馳電掣而疾去也，然而幸而猶尚暫有於此。幸而猶尚暫有於此，則我將以何等消遣而消遣之？我比者亦嘗欲有所爲，既而思之，且未論我之果得爲與不得爲，亦未論爲之果得成與不得成，就使爲之而果得爲，乃至爲之而果得成，是其所爲與所成，則有不水逝雲卷，風馳電掣而盡去耶？夫未爲之而欲爲，既爲之而盡去，我甚矣，嘆欲有所爲之無益也。然則我殆無所欲爲也？夫我誠無所欲爲，則又何不疾作水逝雲卷，風馳電掣，頃刻盡去，而又自以猶尚暫有爲大幸甚也？甚矣我之無法而作消遣也。細思我今日之如是無奈，彼古之人獨不曾先我而如是無奈哉？我今日所坐之地，古之人其先坐之，我今日所立之地，古之人先立之者，不可以數計矣。夫古之人之坐於斯，立於斯，必猶如我之今日也。而今日已徒見有我，不見古人。彼古人之在時，豈不默然知之？然而又自知其無奈，故遂不復言之也。此真不得不致憾於天地也！何其甚不仁也！既已生我，便應永在；脫不能爾，便應勿生。如之何本無有我，我又未嘗哀哀然丐之曰「爾必生我」，而無端而忽

然生我？無端而忽然生者，又正是我，無端而忽然生一正是之我，又不容之少住。無端而忽然生之，又不
容少住者，又最能聞聲感心，多有悲涼。嗟乎！我真不知何處爲九原，云何起古人。如使真有九原，
真起古人，豈不同此一副眼淚，同欲失聲大哭乎哉！乃古人則且有大過於我十倍之才與識矣，彼謂天地
非有不仁，天地亦真無奈也。欲其無生，或非天地，既爲天地，安得不生？夫天地之不得不生，是則誠然有
之，而遂謂天地乃適生我，此豈理之當哉？天地之生此芸芸也，天地殊不能知其爲誰也。芸芸之被天地生
也，芸芸亦皆不必自知其爲誰也。必謂天地今日所生之是我，則夫天地明日所生之固非我也。然而天地明
日所生，又各自自以爲我，則是天地反當茫然不知其罪之果誰屬也。夫天地真未嘗生我，而生而適然是
我，是則我亦聽其生而已矣。天地生而適然是我，而天地終亦未嘗生我，是則我亦聽其水逝雲卷，風馳電
掣而去而已矣。我既前聽其生，後聽其去，而無所於惜，是則於其中間幸而猶尚暫在，我亦於無法作消遣
中隨意自作消遣而已矣。得如諸葛公之躬耕南陽，苟全性命可也，此一消遣法也。既而又因感激三顧，許
人驅馳，食少事煩，至死方已，亦可也，亦一消遣法也。或如陶先生之不願折腰，飄然歸來可也，亦一消遣
法也。既而又爲三旬九食，饑寒所驅，叩門無辭，至圖冥報，亦可也，又一消遣法也。天子約爲婚姻，百官出
其門下，堂下建牙吹角，堂後品竹彈絲，可也，又一消遣法也。日中脍炙一餐，樹下冰霜一宿，說經四萬八
千，度人恒河沙數，可也，亦一消遣法也。何也？我固非我也，未生已前，非我也，既去已後，又非我也。然
則今雖猶尚暫在，實非我也。既已非我，我欲云何？抑既已非我，我何不云何？且我而猶望其是我也，我
決不可以有少誤。我而既已決非我矣，我如之何不聽其或誤，乃至或大誤耶？誤而欲以非我者爲我，此固
誤也，然而非我者則自誤也。非我之誤也，又誤而欲以此我，作諸鄭重，極盡寶護，至於不免呻吟啼哭，此

固大誤也，然而非我者則自大誤也。非我之大誤也，又誤而至欲以此我，窮思極慮，長留痕跡，千秋萬世，傳道不歇。此固大誤之大誤也，然而總之非我者則自大誤大誤也。非我之大誤大誤也，既已誤其如此，於是而以非我者之日月，誤而任我之唐突，可也；以非我者之才情，誤而供我之揮霍，可也。以非我者之左手，誤爲我摩非我者之腹，以非我者之右手，誤爲我撫非我者之鬚，可也。非我者撰之，我吟之；非我者吟之，我聽之；非我者聽之，我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非我者足蹈而手舞之，我思有以不朽之、皆可也。硯，我不知其爲何物也，既已固謂之硯矣，我亦謂之硯可也。墨，我不知其爲何物也；筆，我不知其爲何物也；紙，我不知其爲何物也；手，我不知其爲何物也；心思，我不知其爲何物也；既已同謂之云云矣，我亦謂之云云可也。窗明几淨，此何處也？人曰此處，我亦謂之此處也。風清日朗，此何日也？人曰今日，我亦謂之今日也。蜂穿窗而忽至，蟻緣檻而徐行，我不能知蜂蟻，蜂蟻亦不知我；我今日而暫在，斯蜂蟻亦暫在，我倏忽而爲古人，則是此蜂亦遂爲古蜂，此蟻亦遂爲古蟻也。我今日天清日朗，窗明几淨，筆良硯精，心撰手寫，伏承蜂蟻來相照證，此不世之奇緣，難得之勝樂也。若後之人之讀我今日之文，則真未必知我今日之作此文時又有此蜂與此蟻也。夫後之人而不能知我今日之有此蜂與此蟻，然則後之人竟不能知我之今日之有此我也。後之人之讀我之文者，我則已知之耳，其亦無奈水逝雲卷，風馳電掣，因不得已而取我之文自作消遣云爾。後之人之讀我之文，即使其心無所不得已，不用作消遣，然而我則終知之耳，是其終亦無奈水逝雲卷，風馳電掣者耳。我自深悟夫誤亦消遣法也，不誤亦消遣法也，不誤不妨仍誤亦消遣法也，是以如是其刻苦也。刻苦也者，欲其精妙也。欲其精妙也者，我之孟浪也。我之孟浪也者，我既以了悟也。我既了悟也者，我本無謂也。我本無謂也者，仍即我之消遣也。我安計後之人之知有我與不知有我？嗟

乎！是則古人十倍於我之才識也，我欲慟哭之，我又不知其爲誰也，我是以與之批之刻之也。我與之批之刻之，以代慟哭之也。夫我之慟哭古人，則非慟哭古人，此又一我之消遣法也。

序二曰留贈後人

前乎我者爲古人，後乎我者爲後人。古人之與後人，則皆同乎？曰皆同。古之人不見我，後之人亦不見我。既已皆不見，則皆屬無親，是以謂之皆同也。然而我又忽然念之：古之人不見我矣，我乃無日而不思之；後之人亦不見我，我則殊未嘗或不思之也。觀於我之無日不思古人，則知後之人之思我必也。觀於我之殊未嘗或不思及後人，則知古之人之不我思，此其明驗也。如是，則古人與後人又不皆同。蓋古之人，非惟不見，又復不思，是則真可謂之無親。若夫後之人之雖不見我，而大思我，其不見我，非後人之罪也，不可奈何也。若其大思我，此真後人之情也，如之何其謂之無親也？是不可以無所贈之，而我則將如之何其贈之？後之人必好讀書。讀書者必仗光明。光明者，照耀其書所以得讀者也。我請得爲光明以照耀其書而爲贈之，則如日月天既有之，而我又不能其身爲之膏油也，可奈何！後之人既好讀書，讀書者必好友生。友生者，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忽然而不來，忽然而不去。此讀書而喜，則此讀之令彼聽之；此讀書而疑，則彼讀之令此聽之。既而並讀之，並聽之；既而並坐不讀，又大歡笑之者也。我請得爲友生並坐並讀並聽並笑而以爲贈之，則如我之在時，後人既未及來，至於後人來時，我又不復還在也，可奈何！後之人既好讀書，又好友生，則必好披名山大河，奇樹妙花。名山大河，奇樹妙花者，其胸中所讀之萬卷之書之副本

也。於讀書之時，如入名山，如泛大河，如對奇樹，如拈妙花焉。於入名山、泛大河、對奇樹、拈妙花之時，如又讀其胸中之書焉。後之人既好讀書，又好友生，則必好於好香、好茶、好酒、好藥。好香、好茶、好酒、好藥者，讀書之暇隨意消息，用以宣導沉滯、發越清明、鼓盪中和、補助榮華之必資也。我請得化身百億，既爲名山大河、奇樹妙花，又爲好香、好茶、好酒、好藥，而以爲贈之，則如我自化身於後人之前，而後人乃初不知此之爲我之所化也，可奈何！後之人既好讀書，必又好其知心青衣。知心青衣者，所以霜晨雨夜侍立於側，異身同室，並與齊住者也。我請得轉我後身便爲知心青衣，霜晨雨夜侍立於側而以爲贈之。則如可以鼠肝，又可以蟲臂。偉哉造化！且不知彼將我其奚適也，可奈何！無已，則請有說於此，擇世間之一物，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者。擇世間之一物，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而世至今猶未能以知之者。擇世間之一物，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而世至今猶未能以知之，而我適能盡智竭力，絲毫可以得當於其間者。夫世間之一物，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者，則必書也。夫世間之書，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而世至今猶未能以知之者，則必書中之《西廂記》也。夫世間之書，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而世至今猶未能以知之，而我適能盡智竭力，絲毫可以得當於其間者，則必我此日所批之《西廂記》也。夫我此日所批之《西廂記》，我則真爲後之人思我而我無以贈之，故不得已而出於斯也。我真不知作《西廂記》者之初心，其果如是其果不如是也。設其果如是，謂之今日始見《西廂記》可；設其果不如是，謂之前日久見《西廂記》，今日又別見聖嘆《西廂記》可。總之，我自欲與後人少作周旋，我實何曾爲彼古人致其矻矻之力也哉！

卷之二

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

一、有人來說《西廂記》是淫書。此人後日定墮拔舌地獄。何也？《西廂記》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自從有此天地，他中間便定然有此妙文。不是何人做得出來，是他天地直會自己劈空結撰而出。若定要說是一個人做出來，聖嘆便說，此一個人即是天地現身。

二、《西廂記》斷斷不是淫書，斷斷是妙文。今後若有人說是妙文，有人說是淫書，聖嘆都不與做理會。文者見之謂之文，淫者見之謂之淫耳。

三、人說《西廂記》是淫書，他止爲中間有此一事耳。細思此一事，何日無之，何地無之？不成天地中間有此一事，便廢却天地耶！細思此身自何而來，便廢却此身耶？一部書有如許纒纒洋洋無數文字，便須看其如許纒纒洋洋是何文字，從何處來，到何處去，如何直行，如何打曲，如何放開，如何捏聚，何處公行，何處偷過，何處慢搖，何處飛渡，至於此一事直須高閣起不復道。

四、若說《西廂記》是淫書，此人只須扑，不必教。何也？他也只是從幼學一冬烘先生之言，一入於耳，便牢在心；他其實不曾眼見《西廂記》。扑之還是冤苦。

五、若眼見《西廂記》了，又說是淫書，此人則應扑乎？曰：扑之亦是冤苦，此便是冬烘先生耳。當初造

《西廂記》時，原發願不肯與他讀，他今日果然不讀。

六、若說《西廂記》是淫書，此人有大功德。何也？當初造《西廂記》時，發願只與後世錦繡才子共讀，曾不許販夫皂隸也來讀。今若不是此人擅拳捋臂，拍凳捶牀，罵是淫書時，其勢必至無人不讀，洩盡天地妙秘，聖嘆大不歡喜。

七、《世說新語》云：「《莊子·逍遙游》一篇，舊是難處。」開春無事，不自揣摩，私與陳子瑞躬，風雨聯牀，香爐酒杯，縱心縱意，處得一上。自今以後，普天下錦繡才子同聲相應，領異拔新，我二人便做支公許史去也。

八、聖嘆《西廂記》只貴眼照古人，不敢多讓，至於前後著語，悉是口授小史，任其自寫，並不更曾點竄一遍，所以文字多有不當意處。蓋一來雖是聖嘆天性貪懶，二來實是《西廂》本文，珠玉在上，便教聖歎點竄殺，終復成何用。普天下後世，幸恕僕不當意處，看僕眼照古人處。

九、聖嘆本有才子書六部，《西廂記》乃是其一。然其實六部書，聖嘆只是用一副手眼讀得。如讀《西廂記》，實是用讀《莊子》《史記》手眼讀得。便讀《莊子》《史記》，亦只用讀《西廂記》手眼讀得。如信僕此語時，便可將《西廂記》與子弟作《莊子》《史記》讀。

十、子弟至十四五歲，如日在東，何書不見，必無獨不見《西廂記》之事。今若不急將聖嘆此本與讀，便是真被他偷看了《西廂記》也。他若得讀聖嘆《西廂記》，他分明讀了《莊子》《史記》。

十一、子弟欲看《西廂記》，須教其先看《國風》。蓋《西廂記》所寫事，便全是《國風》所寫事。然《西廂記》寫事，曾無一筆不雅馴，便全學《國風》寫事，曾無一筆不雅馴；《西廂記》寫事，曾無一筆不透脫，便全

學《國風》寫事，曾無一筆不透脫；敢療子弟筆下雅馴不透脫、透脫不雅馴之病。

十二、沉潛子弟，文必雅馴，苦不透脫。高明子弟，文必透脫，苦不雅馴。極似分道揚鑣，然實同病別發。何謂同病？只是不換筆。蓋不換筆，便道其不透脫；不換筆，便道其不雅馴也。何謂別發？一是停而不換筆，一是走而不換筆。蓋停而不換筆，便有似於雅馴，而實非雅馴；走而不換筆，便有似於透脫，而實非透脫也。夫真雅馴者，必定透脫；真透脫者，必定雅馴。問誰則能之？曰《西廂記》能之。夫《西廂記》之所以能之，只是換筆也。

十三、子弟讀得此本《西廂記》後，必能自放異樣手眼，另去讀出別部奇書。遙計一二百年之後，天地間書無有一本不似十日並出，此時則彼一切不必讀，不足讀，不耐讀等書亦既廢盡矣，真一大快事也！然實是此本《西廂記》為始。

十四、僕昔因兒子及甥侄輩要他做得好文字，曾將《左傳》、《國策》、《莊》、《騷》、《公》、《穀》、《史》、《漢》、《韓》、《柳》、《三蘇》等書雜撰一百餘篇，依張個初先生必讀古文舊名，只加「才子」二字，名曰《才子必讀書》。蓋致望讀之者之必為才子也。久欲刻布請正，苦因喪亂，家貧無資，至今未就。今既呈得《西廂記》，便亦不復更念之矣。

十五、文章最妙，是目注彼處，手寫此處。若有時必欲目注此處，則必手寫彼處。一部《左傳》，便十六都用此法。若不解其意，而目亦注此處，手亦寫此處，便一覽已盡。《西廂記》最是解此意。

十六、文章最妙，是目注此處，却不便寫，却去遠遠處發來，迤邐寫到將至時，便且住，却重去遠遠處更端再發來，再迤邐又寫到將至時，便又且住；如是更端數番，皆去遠遠處發來，迤邐寫到將至時，即便

住，更不復寫出目所注處，使人自於文外瞥然覩見，《西廂記》純是此一方法，《左傳》《史記》亦純是此一方法。最恨是《左傳》《史記》急不得呈教。

十七、文章最妙，是先覩定阿堵一處已，却於阿堵一處之四而將筆來左盤右旋，右盤左旋，再不放脫，却不擒住。分明如獅子滾毬相似，本只是一個毬，却教獅子放出通身解數，一時滿棚人看獅子，眼都看花了，獅子却是並沒交涉。人眼自射獅子，獅子眼自射毬。蓋滾者是獅子，而獅子之所以如此滾，如被滾，實都爲毬也。《左傳》《史記》便純是此一方法，《西廂記》亦純是此一方法。

十八、文章最妙，是此一刻被靈眼覩見，便於此一刻放靈手捉住。蓋於略前一刻亦不見，略後一刻便亦不見，恰恰不知何故，却於此一刻忽然覩見，若不捉住，便更尋不出。今《西廂記》若干文字，皆是作者於不知何一刻中靈眼忽然覩見，便疾捉住，因而直傳到如今。細思萬千年以來，知他有何限妙文，已被覩見，却不曾捉得住，遂總付之泥牛入海，永無消息。

十九、今後任憑是絕代才子，切不可云此本《西廂記》我亦做得出也。便教當時作者而在，要他燒了此本，重做一本，已是不可復得。縱使當時作者他却是天人，偏又會做得一本出來，然既是別一刻所覩見，便用別樣捉住，便是別樣文心，別樣手法，便別是一本，不復是此本也。

二十、僕今言靈眼覩見，靈手捉住，却思人家子弟何曾不覩見，只是不捉住。蓋覩見是天付，捉住須人工也。今《西廂記》實是又會覩見，又會捉住，然子弟讀時，不必又學其覩見，一味只學其捉住。聖嘆深恨前此萬千年，無限妙文已是覩見，却捉不住，遂成泥牛入海，永無消息。今刻此《西廂記》遍行天下，大家一齊學得捉住，僕實遙計一二百年後，世間必得平添無限妙文，真乃一大快事！

二十一、僕嘗粥時欲作一文，偶以他緣不得便作，至於飯後方補作之。僕便可惜粥時之一篇也。此壁如擲骰相似，略早略遲，略輕略重，略東略西，便不是此六色，而愚夫尚欲爭之，真是可發一笑。

二十二、僕之爲此言，何也？僕嘗思萬萬年來，天無日無雲，然決無今日雲與某日雲曾同之事。何也？雲只是山川所出之氣，升到空中，却遭微風，蕩作縷縷。既是風無成心，便是雲無定規，都是互不相知，便乃偶爾如此。《西廂記》正然，並無成心之與定規，無非此日佳日開窗，妙腕良筆，忽然無端，如風蕩雲。若使異時更作，亦不妨另有其絕妙。然而無奈此番已是絕妙也，不必云異時不能更妙於此，然亦不必云異時尚將更妙於此也。

二十三、僕幼年最恨「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君」之二句，謂此必是貧漢自稱，王夷甫口不道阿堵物計耳。若果知得金針，何妨與我略度。今日見《西廂記》，鴛鴦既已繡出，金針亦盡度，益信作彼語者，真是脫空謾語漢。

二十四、僕幼年曾聞人說一笑話云：昔一人苦貧特甚，而生平虔奉呂祖。感其至心，忽降其家，見其赤貧，不勝憫之。念當有以濟之，因伸一指，指其庭中磐石，杲然化爲黃金，曰：汝欲之乎？其人再拜曰：不欲也。呂祖大喜，謂：子誠如此，便可授子大道。其人曰：不然，我心欲汝此指頭耳。僕當時私謂此固戲論耳，若真是呂祖，必當便以指頭與之。今此《西廂記》便是呂祖指頭，得之者處處遍指，皆作黃金。

二十五、僕愚文字不在題前，必在題後，若題之正位，決定無有文字。不信，但看《西廂記》之一十六章，每章只用一句兩句寫題正位，其餘便都是前後搖之曳之，可見。

二十六、知文在題之前，便須恣意搖之曳之，不得便到題。知文在題之後，便索性將題拽過了，却重與